

嫡凤天龙

千年绝恋

下

DIFENG
TIANLONG

魔女恩恩 作品

都说男人看到美人会情难自禁，
怎么她作为女子，看到不成年的男子，
也会心跳加速，想入非非？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她是南戈国人品无下限的九公主，除了美貌，她兼顾天下所有的缺点
她有钱、有权，所以任性，背后，人们都笑她是个废物公主
好不容易盼到有人肯娶她了，谁料大婚途中
却跌入一个冰窟墓穴，居然邂逅了一个神秘的美男……
这个……他们俩……之间的故事呢，咳咳，一言难尽……

锦绣良缘
系列
005

嫡凤天龙

千年绝恋

下

DIFENG
TIANLONG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年绝恋 : 嫡凤天龙 : 全2册/ 魔女恩恩著. —

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7960-1

I. ①千… II. ①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92261号

书 名 千年绝恋:嫡凤天龙
作 者 魔女恩恩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戚兆磊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戚兆磊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406千字
印 张 32
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,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960-1
定 价 58.00元 (全2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千年绝恋 嫡凤天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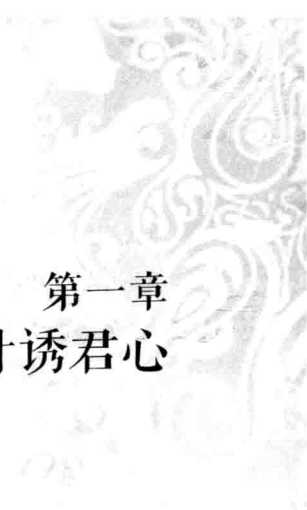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CONTENTS
上册

- 第一章 千古奇缘新娘落 1
- 第二章 迷雾莽林现虐龙 25
- 第三章 白灯高悬冷寒心 50
- 第四章 嫡庶排挤难相生 76
- 第五章 废材公主难调教 104
- 第六章 暗生情愫浑不觉 133
- 第七章 九妹一掌惊皇城 161
- 第八章 南戈招婿心叵测 188
- 第九章 瑞雪纷飞北马国 215
- 第十章 嫣儿一笑西子怒 240

千年绝恋 嫡凤天龙

目录
CONTENTS
下
册

- 第 一 章 千方百计诱君心 269
- 第 二 章 红蛋丑鸡初临世 295
- 第 三 章 天行飞羽暗较量 320
- 第 四 章 生死不惧返南戈 343
- 第 五 章 四哥贪权恋美人 367
- 第 六 章 心怜神女为两全 389
- 第 七 章 情系西子墨陨落 416
- 第 八 章 月之河畔雾朦胧 439
- 第 九 章 神龙冰心难抑情 461
- 第 十 章 进退两难三人行 485



第一章 千方百计诱君心

西子端起茶杯假意喝茶，眼睛却瞄着拓跋四小姐，想着有些事情要不要在这里说出来。也许深究起来，龙天行才会明白这位拓跋小姐可是有背景的。

抿了一口茶，她笑道：“听说拓跋小姐的未婚夫是纳日帝国的皇子，不知这个传闻是否属实？”

话锋一转，令拓跋嫣儿有些错愕，她愣了一下，接着脸上显出了羞涩之意。

“我和表兄是指腹为婚。”

指腹为婚？可真够早的，就算龙天行看到婴儿时期的拓跋嫣儿，怕也没什么机会了。安若西子心中窃喜，觉得这个对手已经构不成威胁了。

龙天行端坐在那里，虽然看不出表情，可心里一定感到遗憾吧？

“这倒是真让人羡慕……”西子开心一笑，继续这个话题，“我想天下的女子都要嫉妒拓跋小姐的福气了。拓跋小姐将来位高权重、众人敬仰，若真的有心帮助马首城，怜悯这些难民，就让你的未婚夫劝谏纳日大王，请他对臣服的弱国多些恩慈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拓跋嫣儿的脸上显出了为难之色。她从小生于武学世家，没吃过什么苦，体会不到民间的疾苦，她定期来马首布施的目的，只是为了引起一个人的注意。

可惜这个人……拓跋嫣儿深吸了一口气，神情略带伤感。

“表兄明日就来马首了，我记得提及就是。”

西子觉得拓跋嫣儿的表情有些奇怪，未婚夫来马首城，她应该高兴才是，为何神情间显得无奈？

“你表兄明天就来马首？这真是太好了！”西子听到这个消息，好像比拓跋小姐还兴奋。

“凤小姐也认识我表兄？”拓跋嫣儿的脸上显出了不悦的神情。

“不，不，我怎么会认识他呢，只是他来了，有些事情就好办了。我一会儿让那些难民组织一下，明天去迎接你表兄，让他看看这些可怜人，也许他一激动，直接减免了赋税，就不用拓跋小姐特意开口和他说了。”

安若西子的话让拓跋嫣儿松了口气，对于这位凤小姐，她还是很戒备的。

“只是为了这个？凤小姐真是热心肠的人。”拓跋嫣儿不想再和西子说话了，傲慢地移开目光，看向龙天行。

“龙公子，听说你不是马首本地人，凤宅也是三年前才平地而生，不知道龙公子的祖籍在哪里？以前应该也是殷商大户吧？”

突然问及龙天行和西子的家世，拓跋嫣儿是想知道一些凤宅的底细。

龙天行眉头微微一皱，没有马上回答。他不是拥日大陆之人，而西子的身份也很特殊，若实话实说，自然不合适；但不说实话，就得编造谎言了……

他作为堂堂圣地少主，又当着一个可能是嫣儿转世的女子，如何能说出谎话来？龙天行略感为难。

看到龙天行为难的神情，西子就知道这家伙不擅长撒谎，该轮到她来解围了。她伸出手，冲着小桃做了一个手势。小桃点头，拿着一只花瓶快步走了上来，递给安若西子。

西子接过花瓶，对着拓跋嫣儿轻笑了一下，“听说拓跋四小姐来看我还备了厚礼，我这里没有回礼实在说不过去。这只花瓶价值连城，若拓跋小姐不嫌弃，就收下这个宝贝，作为我们初见的小礼物。”

话题被岔开了，拓跋嫣儿也不好再追问下去。

不过这只花瓶确实是个宝贝，就算拓跋世家那么有名，宝贝也不少，怕也找不出这样一只来。

“凤小姐太客气了。”拓跋嫣儿果然很高兴，起身接过花瓶。

她刚将花瓶拿在手里，会客厅的门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有人的惊呼声，还有大鹏鸟的高鸣——凄厉，悲惨，让众人的心脏猛然一抽。

难道是白猴子得手了？

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西子抬眸向门口看去，只见一个拓跋世家的女弟子匆匆奔了进来，吃惊地指着门外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很快门口鸟影一闪，那只大鹏鸟出现了。

大鹏鸟出场的画面实在令人震撼，安若西子张大了嘴巴，而拓跋嫣儿刚拿到手的花瓶直接失手落地，啪的一声摔了个粉碎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儿？”拓跋嫣儿顾不得碎了的花瓶，失态地问。

“扑哧！”

安若西子想忍着，却实在忍不住。她虽然让白猴子拔了这傻鸟儿的毛，但是也没让它拔得这么干净啊。

门口的大鹏鸟几乎一毛不挂，光溜溜的，早就没有了刚进来时的威风。它耷拉着脑袋，用光秃秃的翅膀捂着屁股——鸟儿还知道害羞？

哎！白猴子太不地道了，怎么也得给人家屁股上留点毛遮羞啊。

西子这么一笑，拓跋嫣儿立刻沉着脸看向她，眼睛里几乎喷出怒火来。她有理由相信，这不是意外，而是有人故意为之。

“怎么回事儿？”西子赶紧收敛了笑容，故意严厉地询问钱管家。

“不，不知道啊，刚才还好好的。”钱管家拭了一下汗水，表情很无辜，他哪里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。

是啊，刚才还浑身是毛呢，现在竟然一根毛都没了，白猴子拔毛的技术还真是一流的。

“嗷嗷啊……”大鹏鸟惨叫着、控诉着，希望主人替它做主，它快要委屈死了。

“文青，怎么回事儿？”拓跋嫣儿询问着世家的女弟子。

那名叫文青的女弟子惊魂未定地指着门外说：“来了一只白色的猴子，好快的速度，就像风一样……待我看清的时候，大鹏的羽毛全都没有了！”

这女弟子才说完，大鹏鸟又凄惨地叫了几声。

速度这么快？好像一阵风？

安若西子愣了一下，看来她当真小看白猴子了。这灵猴一定有什么技能，不然怎能眨眼之间就将大鹏鸟的毛都拔光了。就算一只带毛的鸡，想拔得这么干净，也需要小半天的时间啊。

拓跋嫣儿大惑不解，什么白色的猴子？真是越说越乱。

拓跋世家的弟子说完之后，龙天行看向西子，眸中带着探询之意。西子立刻心虚地垂下头。面对其他人，她可以装得一脸无辜，可对龙天行，她却做不到。

“龙公子，凤小姐，我先告辞了！”

拓跋嫣儿看了一眼地上的碎花瓶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，就带着两名世家弟子向外走去。经过大鹏鸟身边的时候，那只丑鸟还凄惨地哀嚎着。

“还不走！”拓跋嫣儿瞪了大鹏鸟一眼，知道这个凤宅绝不简单。

很快，拓跋嫣儿带着大鹏鸟和世家女弟子离开了。安若西子这才松了口气，正要找个借口溜掉，却被人抓住了手腕。

“你跟我来！”龙天行的目光变得冷冽起来，拉着她大步向外走去。

“不，不是我做的，真的不是……”

安若西子一边用力挣脱，一边解释着，可龙天行的手好像钳子一样，攥得她生疼，她怎么也挣脱不出来。

他没有说话，仍旧拽着她，一脸铁青地向锦阁的方向走去。

西子被拽得有些急了，大声地嚷嚷：“我看她根本不是什么嫣儿！那傻鸟没毛了，和画像上的一点都不一样，你认错人了，一定是认错了！”

“没错，看到傻鸟儿没毛了，那么滑稽，我是笑了，可笑就等于是我干的吗？你也看到了，我坐在你身边没动过，怎么教唆猴子？何况就算我想教唆，猴子也听不懂我说话啊……”

西子正在极力辩白的时候，白猴子竟然从后面追了上来，在西子身边又蹦又跳，好像邀功一样，西子的脸一阵阵发白。

龙天行终于松开了西子的手腕，转过身凝视着她，脸上的愤怒已经少了许多。

“我希望你对于我帮助你的那些事情抱有的感激之心不是暂时的，不管她是不是嫣儿，我都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龙天行退了一步，拉开了和西子的距离，转身向锦阁走去。

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？仅仅因为她有一条鞭子和一只那么糟糕的大鸟？

实在可笑……

安若西子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龙天行对嫣儿的爱有多固执、多盲目？就算一个疑似的人，他也要保护？

那么……他保护安若西子，也是因为她有一条鞭子、和嫣儿有几分相似，还是有其他的原因？

“哦，大冰块生气了？”白猴子伸长脖子，看着龙天行离去的背影惋惜地自言自语。

“傻蛋，我叫你拔傻鸟儿的毛，没让你拔得那么光啊。至少，至少得给它留一点点遮羞的……”

“你又没说清楚，何况若是留了一根，不是说明我没本事了？”白猴子辩解着。

“唉，算了。”

西子回到自己的住处，想着龙天行因为今天的事情生气了，心里怎么也放不下。她在房间里焦躁地走来走去，思考着要不要去跟龙天行道个歉。

“我为什么要道歉，又不是我拔的傻鸟儿的毛。”走到门口，她又退了回来。

“可事实是……我教唆的，她若真是嫣儿，龙天行怎能不生气？”还是得去道歉……这样折腾了一会儿，天就黑了下来，连小桃送来的饭菜她也没心思吃。

“小桃，给我拿一壶好酒来。”西子吩咐小桃。

小桃点头，出去了一会儿，拿来一壶好酒。西子让她将酒放下，打发她回去休息。

西子端起那壶好酒，深吸了口气，决定去锦阁和龙天行说一声对不起，她发誓以后绝对不做这种卑劣的勾当了。

想到这里，西子推开房门走了出去，一直走到锦阁的门口。她伸出手轻轻地敲了一下房门，收手之后紧张得喘不过气来。她决定一会儿进去之后，不管他是什么态度，她都要笑，跟他说好听的，绝不能发小脾气。

等了一会儿，门内无人回应。

奇怪，难道睡着了？

“天才黑，你有那么困吗？”

西子轻轻地推了一下房门，发现门没有锁，竟然推开了。奇怪，怎么不锁门呢？这一点都不像龙天行的风格。平日他好像防贼一样防着她，每次必然要将门锁得死死的，这次怎么让她轻易进来了？

“粗心大意……又让我摸进来了吧！”西子咧嘴一笑，抬脚走了进去。

房间里一片漆黑，反而让西子放松了心情，至少不必为看到那双冷冽的眼眸而感到不安了。反正她不怕黑，也习惯了黑暗。

西子一只手拿着托盘，另一只手向前摸索着前行。

在哪里啊，他怎么不说话呢？

突然，房间里出了一声轻响，西子立刻停住步子，竖起耳朵倾听起来。

“龙天行……是你吗？”

询问了一句之后，没有人应声，她又试探着向前走了几步。

“你怎么不点灯？”她低问了一句，还是没人答应。

“我带了好酒给你，算是道歉吧……对不起，我没想那么做的，是那只鸟儿……它冲我示威——”

西子的话才说了一半，突然脚下绊到了什么。她毫无防备地向前扑去，却意外地趴在了一个人的身上，托盘和美酒脱手而出，都掉在了地上，摔得叮叮当当直响。

“龙天行？”西子熟悉身下这个身体的味道。

她竟然趴在了龙天行的身上？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

西子慌慌张张地爬了起来，摸索着走到桌子前点燃了烛火，待她转过身看清地上的情形时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只见地上躺着的男人双眸紧闭，脸色苍白，不是龙天行还能

是谁！

离开会客厅的时候，他还好好的，怎么现在却……

“你怎么了？别吓唬我啊……”西子不安地蹲下来，小心地伸出手指在龙天行的鼻子前试探了一下，好像还有气息……

这是睡着了？

为何他有床不睡，却躺在地上？

“喂，你起来啊，地上很凉的！”

西子轻轻地拍了龙天行的面颊一下，可他仍旧没有什么反应，嘴角好像有一抹淡淡的血迹。

西子用手指揩了一下他的嘴角，凑到眼前一看，果然是血，她顿时慌了神。

他不是睡着了，而是晕倒了。

“你出血了，我去叫人……”

西子正要起身离开，却被抓住了手腕。冰冷的感觉瞬间传遍了全身，让她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。她慢慢地回头看去，发现龙天行已经睁开了眼睛，显得很虚弱，连眸子的颜色都是灰蒙蒙的。

“别叫人……我没事儿……”

“你晕倒了，怎么会没事儿？”

“没事儿，我一会儿就好……”

他试图爬起来，却没能成功，手臂也无力地垂了下去。

“怎么会出血？”

说到“血”字，西子猛然睁大了眼睛，不会是他身体里的血毒还没有清除吧？他不是说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难道是在敷衍她？

“血毒——是不是血毒？”西子的声音都颤抖了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是她害了他。

“不是，别叫人……”他很虚弱，说话也没什么力气，在叮嘱西子别叫人进来之后，他微微地喘息了两下，又昏迷过去。

“喂，龙天行，你醒醒啊……不叫人来，我怎么办？”

西子摇晃了一下他的身体，见他没醒过来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有心去叫钱管家，可想龙天行的话，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。

“我不能不听你的话……可是你也不能总躺在地上吧。”

西子深吸了一口气，俯身抱住龙天行的肩膀，使出浑身的力气，才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。可他实在太高了，又很重，压得她站不稳，才迈开一步便脚下一软，仰面摔倒在地。

眼看龙天行庞大的身躯朝她压了下来，随后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——她仰面躺在地上，他整个压在她的身上，不偏不倚，他的唇刚好压住了她的唇。

而且是一个完全密不可分地贴合……

这个突发状况，让西子处于痴呆状态，完全不会思考了。

他的唇很软很舒服，带着丝丝凉意；他的气息完全将她包围，让她春心荡漾。

假若他现在是完全清醒的，假若这个吻是他真心实意的，假若……无数的假设，让西子整个人陶醉了，可片刻之后她就清醒过来，一把推开龙天行，从地上站了起来。

脸红得发烫，心也差点从嗓子眼儿跳出来，她在胡思乱想什么，龙天行只是昏迷了，并没对她做什么，他对刚才的事情全然不知。

西子摸了一下自己的嘴巴，平静了一下心情，她是得了花痴病吗？怎么会这样受用？龙天行被掀翻在地，摔了一下，脸色看起来更差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西子力气太小，无法将龙天行扶起来，只好先把他拖到床边，再弄到床上。

龙天行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双眸紧闭，睫毛低垂，平素凝在唇角的那点冷漠荡然无存，看起来平易近人。

“你也只有昏迷的时候，才会让我看到这样的表情……”

西子嘟囔了一句，轻轻地抓住他的手腕摸着脉搏，脉象有些虚弱，确实没有中毒的迹象，只是手腕很冷，没有什么温热之气，应该是长期处于阴暗冰冷的环境损伤了他的身体。

“你真的要成大冰块了。”

西子替他盖好被子，然后用毛巾擦掉了他嘴角的血迹。然而他还在发抖，通身散发着寒气，额头上凝出细密的水珠，水珠迅速结成冰晶，很快连衣服上也结满了冰。

怎么会这样？他的衣服结冰了，难怪体温会这么低。

不行，得将他的衣服脱了，不然被子和褥子过一会儿也不能盖了。

可是……

给一个成年男人脱衣服，安若西子还真没干过这种事儿，手伸了两下，又犹豫着缩了回去，可想想他这样下去会伤及身体，哪里还顾得上男女之嫌。她狠了一下心，解开龙天行的腰带，拽开了他的衣襟，待成年男子古铜色的胸膛裸露出来之后，她立刻移开了目光，心怦怦地狂跳起来。

都说男人看到美人的身体会情难自禁，怎么她作为女子，看到一个成年男子的身体，也会心跳加速、想入非非？

安若西子深吸了一口气，警告着自己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想”。龙天行曾经帮助过她很多次，她也应该诚心帮他一次。

就在他扒掉龙天行的锦袍之时，发现他的肩头有几片细密的金色鳞片，好像鱼鳞一样，虽然不多，却很清晰。她小心地碰了一下，也和冰块一样凉，不禁心生疑惑，一个人怎么会长鳞片？他到底得了什么怪病？

忽然，床榻上的龙天行动了一下，西子赶紧给他盖上被子。

可心里的那份疑惑仍旧困扰着西子，一个身体长了金鳞的人，算是正常人吗？

他到底是人还是妖？

西子咽了一下口水，退后了一步，心中惶惶不安。

他在墓穴里沉睡了千年，没说来自哪里，还神出鬼没的，总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出现在她的身边，他真的只是一个人吗？

就在西子满心狐疑的时候，龙天行身上的冰晶越来越多了，好像脱掉衣服也无济于事。这可怎么办？

情急之下，西子摸了一下他的额头，发现冰晶在她的手指下纷纷融化，他抖得也没那么严重了。

“奇怪……”

西子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她的手会比火炉还好用吗？可事实的确如此，手收回来，冰晶很快又出现了，龙天行开始冷得发抖；手伸过去，冰晶再次融化，他看起来也安静了许多。

好吧，既然她的手这么好用，就借给他了。

西子将小手覆盖在龙天行的额头上，很快他的脸色缓和了，呼吸均匀了……她呆呆地望着他，从未这么近距离地欣赏过一个男人，而且还是一个如此好看的男人。他的睫毛浓密纤长，就算闭着也这么煽情，假若睁开眼睛……西子的心一悸，看向他的鼻子，鼻梁挺拔刚劲，鼻尖儿尤其好看……待她的目光移向他的唇瓣时，脸不可救药地红了……

他的唇，轮廓也很好看，感觉上……

“嫣儿……嫣儿……”床榻上，他似乎被梦魇纠缠，轻轻地唤着那个名字。

“若是把‘嫣儿’这两个字换成‘西子’就好了……”安若西子轻叹了一口气，这个嫣儿已经深深植入龙天行的心底，就是天仙来了，也拔不掉。

手臂保持着一个姿势久了，一阵阵酸痛，西子不得不换了一只手。这样轮番覆在龙天行的额头上，他身上的冰晶越来越少，体温也逐渐恢复了正常。

西子坚持了好久都不敢移开手掌，生怕他的体温再降下去，直到最后困得实在不行了，才头抵着龙天行的手臂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清晨，一缕阳光从窗口投射进来，照在了龙天行的脸上。

龙天行慢慢地睁开眼眸，发觉有只温热的小手覆在他的额头之上，转眸一看，床边趴着一个少女，歪着脑袋，枕着他的手臂睡得正香，一只手还搭在他的额头上，一只淡绿色的镯子垂在他的颊边。

西子？

龙天行皱了一下眉头，这么早，她怎么会在他的房间里，还保持着这样亲密的姿势？

他感到有些尴尬，小心地移开她的手臂，然后凝眉思索着昨夜的事情。他由于长期沉睡在墓穴中，又在冰漠滞留了那么久，体内积聚的寒气无法祛除，每隔一定时间就会发作。昨夜回来之后，他便寒冷难忍，然后支撑不住晕倒了。

昏迷的过程中，他好像看到了西子……

这个丫头，半夜三更的，怎么进了男人的房间？

似乎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她是安若西子，她总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根本不计较后果。

他舒展了一下筋骨，发现浑身的寒气已经没有了，倍感神清气爽，这才注意到自己被人脱光了衣服，露出健硕的臂膀来。

不用问，肯定是这丫头干的……龙天行倍感无奈，迅速拎起锦袍穿在了身上。

“小桃，小桃，不是让你天亮了叫我吗，我还着急出门……好困啊……”此时西子已经醒了，正用手揉着眼睛。

她睡得迷迷糊糊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在龙天行的房间里，还睡眼惺忪地嚷嚷着，要在马首街头布施三天。

龙天行看着还没完全睁开眼睛的安若西子，不禁皱起了眉头。她昨天在马首大街上大出风头，已经引起了各国探子的注意，今天竟然还敢出去招摇……真是个不知死活的女人。

西子喊了两声，头一歪，直接撞在了龙天行的怀中，鼻子一阵酸痛，整个人立时清醒了，一双眼睛瞪得奇大。

“你怎么在我的房间里？”

“这里是我的房间。”龙天行直接将西子从怀中揪了出来，让她好好看看周围。这可是龙公子的房间，不是她安若西子的。

“哦……”

西子这才想起来，她昨夜端着一壶好酒来向龙天行道歉，进来后发现他晕倒了，于是她将他扶上床……

发生了什么？

西子猛然捂住了嘴巴，不安地看着龙天行，待目光落在他的唇瓣上后，不觉想到了昨夜尴尬的一幕，顿时心慌意乱，飞快地移开了目光。

“当我没来过好了，我回去了……”

西子起身向房门走去，一边走，一边懊恼地自责：提前都想好了，等他不再发冷、睡踏实后就马上离开，却一不小心睡了过去……现在真是丢死人了，怎么解释都是她半夜三更摸进来的，这种行为，不是犯花痴还能是什么？

就在她的脚迈出锦阁的门槛时，龙天行的声音在身后响了起来。

“记住我说过话——别出去抛头露面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听话。”

西子回应了一声，提着裙子就跑。她一口气跑回了自己的房间，看见小桃正端着早餐愣在床前，一定是送早餐进来，发现小姐不见了，有些慌了。

“我在这里。”

西子走进来坐在床边，还想着刚才龙天行看着她时那种疑惑的眼神，莫不是他记得昨夜都发生了什么，包括那个莫名其妙的吻？

“呵呵……”想到那个吻，西子摸了一下嘴巴，突然笑了起来。现在她十分确定，她对龙天行一点都不排斥，只是……龙天行似乎对她没一点意思，说话还是那么冷冰冰的，一点都不热情。

小桃被西子笑得有些糊涂了，小姐破天荒起了一个大早，现在又这样傻乎乎地笑，不会是生了什么病吧？

“小桃，我有事问你。”西子眯着眼睛，略带琢磨地看着小桃，“你说，什么样的女子能让男人神魂颠倒、忘乎所以？马首城里有这样的女子吗？”

“让男人神魂颠倒、忘乎所以？”小桃抓了一下头发，努力地思索着，突然有了答案，“小姐，我想到了。”

“想到了，快说，快说！”西子急切地问。

“翠香楼的红牌——香媚儿。”

“翠香楼的香媚儿，怎么听着好像……”西子看向小桃，“那地方不是烟花场所吧？”

“就是啊，小姐，所以您是不能去的，去那里的都是男人。我听人说，那个香媚儿不但人长得好，而且媚术很高，让男人神魂颠倒、流连忘返。一个纳日帝国的富家公子为了她散尽家财，最终精尽人亡，死在了温柔乡里。”

“这么厉害？”

安若西子惊得目瞪口呆，她可不希望将龙天行迷得神魂颠倒，只要他能忘记寻找嫣儿，眼中有她安若西子，对她温柔一笑，她就知足了。

“可不是吗，所以没有几个钱的男人，只能站在翠香楼外流口水罢了。”

“好，我去会会她。”

安若西子决定去翠香楼向这位女子学几手媚术，到时候用在龙天行的身上。

“啊？”小桃的脸都白了，这可使得，若是被钱管家或者公子知道了，她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

“我这样去，翠香楼也不一定让我进，给我找一套男人的衣服来，我要女扮男装。”

“女扮男装？”小桃哭丧着脸，小姐也太能闹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去翠香楼那种地方？她怎么说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这若传出去，岂不是毁了名声？

“让你去，你就去，记得不能让我……哥哥知道，一定不能让他知道，钱管家那里也不能说，要神不知鬼不觉。”

安若西子叮嘱着，小桃点点头出去了。一会儿工夫她拿着一套男人的衣服跑了进来，看起来慌慌张张的。

“不行啊，小姐，钱管家刚才还说呢，龙公子下令了，不让你出门。”

“不是我出门，是龙公子出门，笨丫头。”

西子将衣服换上，系好腰带，头发一束，戴上公子巾，然后昂首挺胸地转向小桃，低声问：“看我这位龙公子如何？”

“小姐，你要冒充公子出门？”小桃愣住了。

西子点点头，她穿上男人的衣服，哪个还能认得出来？这样走出去也相对安全一些。到了翠香楼，打出凤宅大公子的名头来，财大气粗，想会会这个香媚儿，应该没什么难度。

虽然小桃极力阻拦，西子还是带着护卫避开钱管家的视线朝后门而去。

途经花园的月亮门时，西子隐约听见两个丫鬟窃窃私语的声音：“怎么花园里的雪都融化了？”

“池塘里的冰也化了，水还是热的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难得大冷天能这么暖和，比在房间放了火盆还舒服。”

……

听了这话，西子皱了一下眉头，不觉想到了埋在地下的那个红蛋，说起来埋得够深了，它怎么还在作祟？好在被泥土埋着，不着火就好。

因为着急溜出门，西子匆匆离开，可她前脚才走，两个丫鬟就从花园里飞奔出来，说是池塘里的水冒泡了，泛起不少死鱼。

钱管家闻讯赶到的时候，池塘看起来很平静，不但没有什么水泡，还恢复了原貌，一切都很正常。钱管家只当是下人们在胡闹，训斥了两个丫鬟之后，离开了花园。

两个小丫鬟互相对望着，又看了看池塘，实在说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

西子一路溜出了后门，站在马首大街上。今日的马首城大街看起来有点不一样，街头聚集了不少人，都在低声议论着什么。西子侧耳倾听，好像有个重要人物要来，连城守大人都带人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了。

这是个什么人物？西子有些好奇，莫不是……拓跋嫣儿的未婚夫来了？

一个侵略国的皇子，来就来好了，还搞这么大声势干吗？

“是不是纳日帝国的什么人要来了？”西子凑上前问了一句。

“小哥说对了，纳日帝国的大皇子要来马首城了。他是未来纳日帝国的王，说是一会儿就到，随行的还有拓跋世家的二少爷。”

纳日帝国的大皇子，西子虽然没见过，但拓跋世家的二少爷，她岂能不知。想想拓跋显的那副嘴脸，她就想给他一个耳光子。三年不见，不知道那厮是不是还那么嚣张，扬言要娶她回拓跋世家了。

“他们经常来马首城吗？”西子问。

“不是了，半年来一次，每次大约滞留一个月。”

“半年一次？”

西子想起拓跋嫣儿也是半年来马首布施一次，看来那女人表面是来接济难民的，实际是为了和纳日帝国的皇子相会。这番举动，想想就觉得有些可笑，她和纳日帝国的皇子，在纳日帝国不能相见吗？为何要大费周章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？

西子正疑惑不解的时候，城门的方向忽然扬起一阵烟尘，来了不少骑马的人，速度极快。

“来了，来了……”有人喊了一嗓子。

“快跪下，跪下！”一个老者提醒着大家。

众人纷纷退到两边，跪伏下来，个别不愿臣服的马首人都站在马首城的牌楼前。西子悄悄退至一家古董店边，挑眉遥望着，很快视线里出现了一个几十人的马队。

“马首就是个大冰窖，冻死老子了！”

人还没看到，声音就入耳而来，不是拓跋显还能是谁？这厮骑一匹枣红马，穿一身亮蓝色的锦袍，手里还握着一条马鞭，一副傲慢的神情。

“表，表兄！”